

互廠文藝習作叢書

死車復活

錢小惠作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

死車復活

錢小惠作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福州路漢口大廈246,250號

版初日十月一年一五九一
版再日五月四年一五九一

1—3000

3001—6000

權作著有書本

元千四幣民人價售册每

目次

前記.....一

——死車的復活——

「蘑菇組」是怎樣變好的.....七

黨公開的日子.....一二

死了也有人管了.....一五

馬大爺的故事.....一八

死車的復活.....二一

解放的一天.....二六

順口溜老李.....三〇

五天活四天完成了.....三九

老吳的創造.....四三

跑車日記·····	四七
超車的故事·····	五五
——大連扎記——	
鐵工廠長·····	七一
小工友林玉川·····	七八

前記

半年前，懷着熱情，我到了天津東站機務段。

巨大機車在鐵軌上奔馳，濃烟漫天，我心裏充滿着激動，我知道，迎在面前的，是新的生活，新的考驗。

半年來，段上的生活教育、鍛鍊了我，也使我接觸了許多新的事物——新的人。

在機器振耳喧聲中，我來往在龐大的車庫裏，充滿着難抑的激奮，在油泥、鐵件中，在嘈什囂叫中，在污穢、愉快的臉上，我感到新的勞動觀念，是以驚人的速度，在機務段裏廣泛的成長。

我在小小地工具室裏，見到了馬大爺。他是個身體極肥的老人，走路都艱難、不便。然而，在火熱的生產潮流中，他立了功，盡了最大的能力，加速了人民的建設事業。工廠主任說：「人家都以爲他是個「廢物」，但在共產黨領導下，一切廢的，都成爲有用，一切死的，都成爲活的了。」這情況是真實的。

煤台生動事蹟，在工友中流傳，提到「蘑菇組」，人們便哈哈大笑。袁廷華，這滿臉煤灰的漢子，他曾經愉快的告訴我，這蘑菇組——「狗熊隊」，變成「英雄隊」的經過。在老工長襄建勛，和工友們幫助下，在煤台邊小屋裏，我更知道了「蘑菇組」變好的詳細過程。

爲了更深入體驗生活，我曾去「甲檢」一時期。這裏工友們文化水平很淺。然而，每次慶功會，他們都戴上花，登了台。學習、生活和他們在一起，使我能寫出「死車的復活」、「五天活四天完成」。

「雜組」是段上發明創造的中心地。領班、工友們成天在餘暇中計劃、創造着新的機器。在這裏，我看到了工人階級無比的智慧，是怎樣的由於解放、翻身而開始發揮出來。「老吳的創造」，祇是其間一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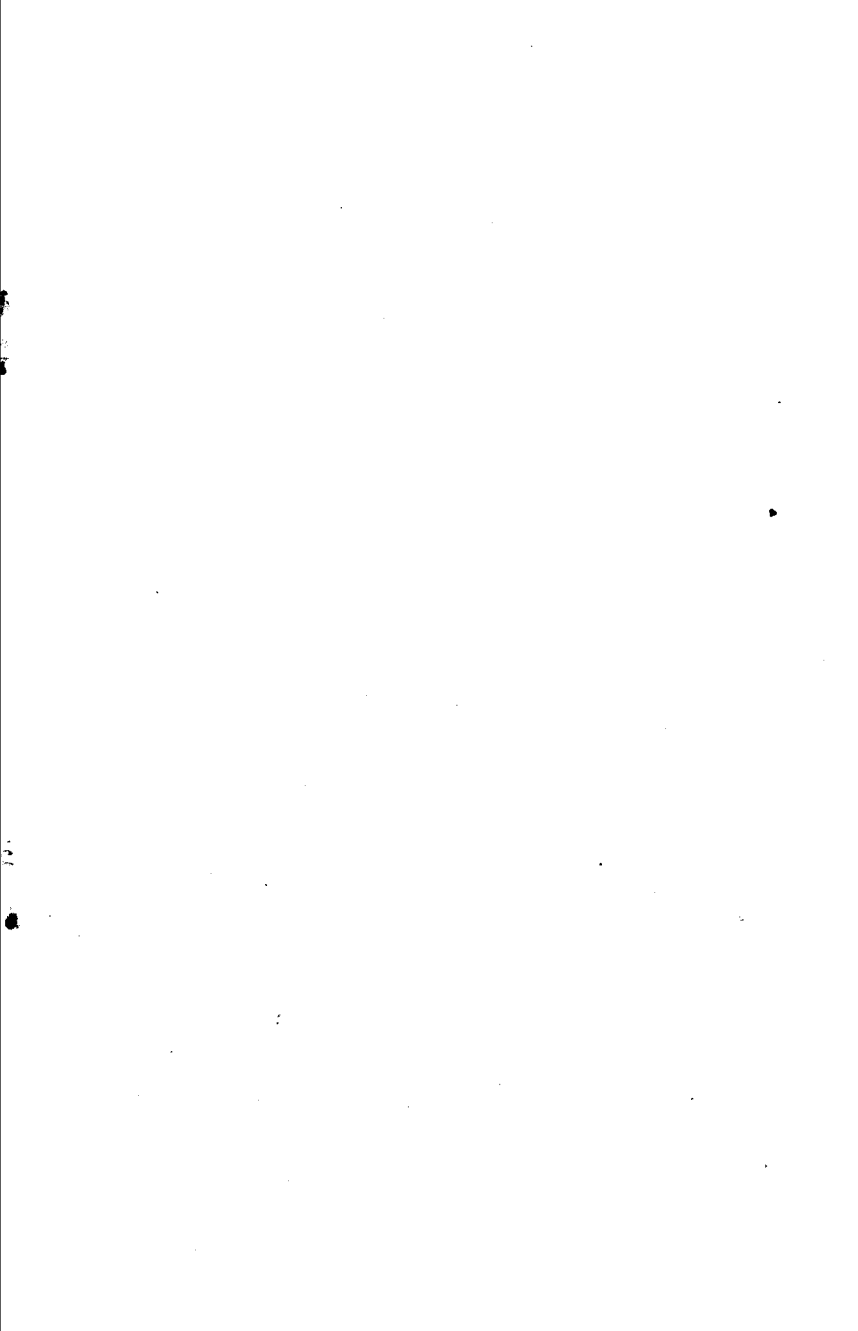
幫助出版壁報時，我又發現了李宗堯這個「順口溜」的工人作者。他爲人極和藹，對寫稿懷着極大興趣。爲了深夜趕稿，他曾和老婆發生爭吵。他把寫稿看得很慎重，有次因爲寫篇表揚稿，沒有寫週到，大伙給提意見，他苦惱了幾天，對我說：「我打算寫最後一篇稿，叫『我永遠不寫稿子了』。』但是，不久，他又動起筆來了，說是以前態度值得檢討。是這樣的天真、坦白。他的作品得到大伙熱烈歡迎，工友們甚至集體幫他做活，要他報導本部的生產情況。爲了他的辛苦，還紛紛化錢送他本子、鋼筆。從他的身上，我看到解放後工友在文化上翻身的努力和熱

情。

半年來，我懷着無比的激動，寫下了這本札記，並插繪了一些畫頁。不過，這只是機務段無數值得表揚的事蹟中的幾個斷片，還有很多的動人的新的模範事實，我沒有可能完全記錄下來。我也遺憾自己能力太弱，不能把這些事蹟寫得更好一些。但是我却深信，就從這不完整的記錄之中，也儘足以使我們看到，在新的工人生活中，是蘊蓄着怎樣巨大的、無比的創造力量。

我懷着熱情來，在這裏，我是遇到了真正的熱情，我獲得了鍛鍊。

錢小惠一九五〇·五·二十四於天津文化局



死車的復活

「蘑菇組」是怎樣變好的！

早先，煤台有個「蘑菇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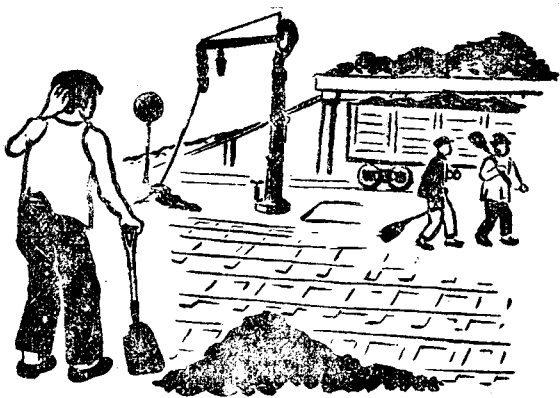
這個組，成天總有三二夥人瞎打仗，幹活不上勁，每天卸完十噸規定的活，不等鈴嚕響，人就走光了。活多時，場子上，車皮一壓好幾天，大煤一堆一堆的。

副組長袁廷華見了，眉頭愁愁的，心裏暗暗想：「這麼行，解放軍在前方爲咱爭出頭、鬧革命，咱却不上正道走，這有多虧心！」

經過很長時間的核計，腦筋一動，他想：「古話說：『人無頭不走，鳥無頭不飛。』咱起一個『帶頭』的作用，看他工作起來不起來。」

幹活了。大伙上車皮、分開車格，老袁撈起大袖子，就使力猛幹，兩眼瞪老大，黑脖子上，汗水往下淌。忙下一大陣，稍稍喘口氣，偏頭偷偷瞅大伙一眼，大伙還是懶洋洋。還有人笑他：「這麼瞎累，誰給你嘛？」再一望，也沒找出是誰說熊話。

淋着大汗下班，老袁心眼兒扭得慌，走在半道上，肚內開了個小會，細細一檢計，才透底



「這怎麼行，解放軍前方爲咱爭頭、鬧命，」

「咱却不正道走，這多有虧心！」

明白過來：「光桿兒賣力不頂事，要找幾個積極的，團在一塊起『帶頭』，工作才能搞出好樣子。」

想妥恰，腦海裏把全組頭十號伙友，一個個細細考查一遍。第二天奔廠，就找了田家賀和王有才，好好給動員。

團結搞好了，趕後來了份外活，三人就先到車前，合計一下子，再去一個個打聽旁的伙友，誰願幹就來，不願幹，也不逼。

伙友吳世祥，是個小青年，幹活心眼可刁，看哪個車的活好卸，總是搶上頭去幹，老袁對他說：「幹活這樣就不對，我們十個人，應該儘往北站路遠的先幹，幹完好趕上車回去。」他一聽，心眼感覺盤扭，幹活馬上就懈了勁。

回來，老袁三個核計，後幾天裏來的煤，大

伙卸下來，勻給吳世祥幾噸，算是他的活，一邊再向他勸說。吳世祥一看，大伙對他這樣好，說不出的心眼裏頭感動。往後，就再也不唸不咕了。從此，工作比一般人強，幹活是够頭一份，也能鑽着幹，也能自己找活幹。

老袁見工作做的有效，組裏幹活也稍稍起色了，三人又核計，再拉姜春茂、吳世祥，團結在一塊，於是，突擊得格外快。

平時老袁幹完活，老是扛上大鋤，車上車下溜着跑，見誰還未幹完，就搶上去幫忙做。

老袁心裏抱定這份主意走：好活儘人幹，壞活咱來幹。有身體不健壯、力弱的，咱就代他幹。伙友有事欠勤了，大伙幹出活，把他名字也報上，勻點點給他。這樣日日幹下來，大伙看看都感覺高興。

有伙友太蠢，幹活不來的，老袁就給記上名，三天就勸他，細心動員，動員，再動員。

幹完活，沒事地上坐一坐，開個檢討會，哪一點兒不合適，哪一點兒要改善，大伙提出來，大伙一塊作討論。

日子長了，大伙對於檢討會，漸漸能聽得入耳，一入腦筋，慢慢就有覺悟了。

沒有參加的伙友聽說，腦筋一轉開，也勤了。幹活也就一天天的長勁了。

以後，不管白天來車，黑夜來車，下雨天，晴天，熱天，大伙都趕着幹，車沒有卸的，大伙

都搶去卸。田家賀手膀和大腿腫了，老袁暈了，人在車上站不住了，還是努力幹。

每天來車頂到晚，每天一來就是十幾、二十幾車煤，天天總要卸到十來多點鐘。每人一天幹的活，多到二十噸、二十五噸的數目。

就這樣，單單八月份，單單袁廷華、田家賀、王有才幾個，工作時間以外幹的活，每人超過九十噸還多。

九月心，上邊爲推開全盤工作，把大伙重新劃組，把人湊到各個組裏去帶頭。（王有才也當上組長啦。）有些伙友怕拿不起事，老袁鼓勵說：「無論什麼事，還是我給你掌握，咱雖拆了組，你們什麼都還可以向着我。」

老組人雖分散了，大伙生產還是一樣埋頭幹，袁廷華怎樣，大伙也都照着他怎樣。到現在，伙友情緒起得那麼高：來一趟車，四個鐘頭就卸出來了。

有了袁廷華帶頭，前後不到二三月，煤台工作就呼呼的整起來了。

大伙的工作，比以前強得太多啦！

老袁喜得直叫喚：「你看十月份的生產量，各組各組都够了高啦！」煤台工作比起春天時，真差一天一地了。

袁廷華，他四十三歲，是有副結實、中等個子的好手。方方的臉，淡淡的眉毛，鼻子扁大、平穩，耳窩、嘴皮成天沾滿着煤屑，在那赭黑色、耿直的臉上，一說話就堆滿了笑。他笑的時
候，老是歡喜說：「毛主席領導下，『勞動、幹活』，最光彩，最好看。」

一九四九·十一·二十三

黨公開的日子

幾天前，大伙就聽說：黨的支部要公開。

各部工友自動忙起來，湊錢做錦旗。黨員工友也在乙丙檢的車庫裏出汗、出力，搭了一個漂亮的大台。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這個大喜日子，多麼來到啦！

進門，老遠就看到一個紅火火的台，頂上一排金字：「中國共產黨天津機務段支部公開大會」，正中支着個大巨星，牆上貼滿花花綠綠新標語。

到會的人特別多，大伙新棉衣也穿上了，家屬、來賓、一個個滿臉是笑，上了座。

樂聲莊嚴地響了，司儀宣佈開會，主席邊段長、支書趙祥惠、一個接一個，紅光滿面站到台上，說黨的歷史，介紹革命情況，總結工作，檢討自己，一個個都是虛心、懇切。

雖說大伙不是頭次參加開大會，雖說大伙不是頭次聽到段長們講話，可是，今天心裏總感到兩樣，擴音機播出的嚴肅、興奮、激動聲音，一字、一句地有力地振盪每個工友的心眼。